

# 東北風雲錄

（十八）

##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 ●陳嘉驥

#### 神色沮喪走了出來

西安事變解決後，莽撞率真的張學良，爲了恢復蔣中正身爲中國最高領袖的聲望與尊嚴，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自西安陪侍蔣中正飛經河南洛陽，於二十六日抵達南京。張學良隨即於當日具呈自請處分，在張學良自忖他此次發動西安事變，一切爲抗日絲毫沒有爲自己打算的地方，現既和平解決，他的自請處分，不過形式罷了，在南京逗留幾天就會返回西安的。張學良自請處分的呈文原文爲：

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視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請處以應得之罪，振綱紀，警將來，凡有利于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鑒察。專肅，敬叩鈞安！學良謹肅。十二月，二十六日。

張學良二十六日抵達南京，以及第二天二十七日，他的行動是自由的。張學良是住在宋子文公館裏，他出門拜客時，總是有四輛汽車一齊出

發。張學良乘一部，他的侍從一部，南京警察廳的便衣人員一部，軍統局特務隊乘一部。二十七日這一天，張學良仍然神態自若，他的弟弟張學思時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就讀，來看他時，張少帥正在與客接談，並準備出門訪客，所以叫侍從告訴張學思，希望明天再來，否則過兩天就要返回西安了。由這種情形看來，張學良在民國廿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仍然沒有意識到他將失去自由，認爲數日內即可返回西安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早，張學良還不知事情已有重要轉變，仍然若無其事的到軍事委員會去，據說是在去晉謁蔣委員長，同時也有去辭行返回西安的意思在內。當四輛汽車到了軍事委員會，只有張學良一人進入，其他隨行人員均被擋在外面，張學良進去沒有好久，憲兵第二團團長羅友勝帶着一批憲兵從軍委會出來，把張學良的侍從及祕書的槍枝繳去。這時，空氣立刻緊張起來，大家都料想到這是對張少帥不利的一種前兆；等了約摸兩個小時光景，才看到張學良神色沮喪地從軍委會裏走出來，一句話也沒說逕自登上汽車而去。

#### 十年徒刑終身管束

據一般推測，張學良自忖在西安事變時，他對蔣中正一向執禮甚恭，結果又以和平收場，同時他並親自陪同返京；因此，在這種情形下，他或許認爲南京當局對他不可能再有任何制裁行動。他那個自請處分呈文，不過是一個形式罷了。熟料張學良二十八日進入軍委會後，得到訊息，他將被軍法審判，因此不論審判結果如何，罪輕或罪重被定罪是已毫無問題，尅日返回西安，是已經辦不到的事。

果然不然，在十二月廿九日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臨時會議裏決議：叛變首領西北剿匪代總司令張學良應免去本兼各職，由軍事委員會組織軍法審判庭以軍法審理懲處。二十八日張學良走出軍委會後，即等於已失去自由，他上了車後，車子沒有開回宋子文公館，却駛抵孔祥熙住宅。張學良被安置在二樓，樓下便衣及軍警甚多，警戒森嚴，張學良即行失去自由，不能隨意接見賓客。監視的工作由軍統局、憲兵司令部、警務處三方面共同負責，並各有所司；軍統局由書記

周偉龍負責，率領十五名便衣隊員，負責孔祥熙公館全般警備事宜，憲兵司令部方面，由歐陽湘中校負責孔祥熙公館內站崗，率憲兵特高組七名組員監視張學良一舉一動事宜；警務處並派武裝警察一排，負責孔祥熙公館週圍，一切安全警戒事宜。

軍事委員會對審理張學良西安事變劫持最高統帥，決定成立高等軍法審判庭會審，隨即於十二月廿九日以軍事委員會法丙字第一七八〇七號命令，派李烈鈞為審判長，李烈鈞並請准派朱培德、鹿鍾麟為審判官。李烈鈞並晉見蔣中正，請示應判張學良何種罪刑，蔣並未表露具體意見，僅表示請其衡情酌辦。蓋蔣心中早有底案，即不論判張罪刑輕重，渠均將請求特赦，然後把張學良交軍委會管束，亦即限制其自由。

十二月三十一日，軍委會高等軍法審判庭，開庭正式審問張學良，法庭周圍內外，軍警林立，戒備至為森嚴。張學良至法庭門外，逡巡不願入內，李烈鈞命人請其進入。張學良始含笑走入法庭。李烈鈞因張學良係陸軍上將非一般犯人可比，請張學良就座，但張學良仍鴿立。李烈鈞與張學良係舊識，民國十三年李烈鈞以國父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總長身分，陪同孫中山先生北上途經天津時，張學良奉張作霖之命前往迎迓，從此之後兩人開始有了交往，因此他們也有相當的友誼。但軍事法庭審問時，因係公事，所以當然一切按照規矩行事。茲將當年李烈鈞在軍事法庭審問張學良時概要情形錄誌於后。

李：你知道你犯了什麼罪嗎？

張：不知所犯何罪。

李：將陸軍刑法遞交張學良，並說，你犯罪刑包括陸軍刑法所列前數條，你怎麼竟敢犯這樣的罪呢？

張：余所為均為國家前途結束內戰一致抵抗日本侵略。

李：（因見張學良從容自若如常，侃侃而談，答詞直率無所顧忌。李自忖曰：宜其為張作霖之子也），乃復問：你應供之事已備妥紀錄在此，我將逐條詢問，你願先睹否？

張：願意先看（並閱讀一遍）

李：你脅迫統帥，是出自你自己意願，抑有他人為之策劃？

張：此完全係我自己主張，我作任何事，均願自己負責，他人焉能指使我作事乎！

張：我有一句話，欲問審判長，不知可否？

李：可以，當然可以。

張：當民國二年，審判長曾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果真有此事否？

李：不錯，有此事。

張：為聲討袁世凱專制嗎？

李：是

張：我在西安之舉，亦係對中央之獨斷，欲有所諫正之耳！

李：烏乎可！委員長人格高尚，事業偉大，豈袁世凱所能望其項背耶！你不自省，冒昧發動西安事變，自尋末路這又去怪誰？

朱培德與鹿鍾麟見李烈鈞言辭激烈，為顧及李與張之間無法轉寰，乃對李烈鈞說，請審判長

稍事休息，李烈鈞乃離座，偕朱鹿二人至休息室休息並談話。蓋鹿鍾麟為馮玉祥重要幹部，馮玉祥與張作霖父子本為死敵；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三人聯合反抗南京中央政府，發動中原戰爭。當兩軍大戰勝負難分之際，張學良派奉軍出關，馮玉祥與閻錫山軍隊遂瓦解而全面失敗。此時，南京政府為酬庸張學良襄助統一之功，乃將馮、閻兩軍收編善後事宜委張學良全權處理。馮玉祥本以為張學良本係死敵，此次失敗後其殘餘部隊落在張的手中，必將體無完膚矣！但張學良對馮、閻兩軍均持寬大態度，整編時皆留有餘地不為已甚；因此馮玉祥及其部下鹿鍾麟、宋哲元、孫良誠、龐炳勳、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等對張印象不錯。所以，張學良西安事變後，為政府所羈留，馮玉祥等並未落井下石，而持同情態度；因而當李烈鈞與張學良言語有衝突可能時，鹿鍾麟從中轉寰，使局面不致尖銳化！其實李烈鈞審問時詞句，為事實所需不得不問，而其態度始終和顏悅色。

當張學良將西安事變諫諍蔣中正委員長之舉，與李烈鈞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相比擬。在此情形下，李烈鈞以軍法審判庭內耳目衆多，以彼審判長立場，不得不對張學良有所駁斥，蓋李烈鈞在衆目睽睽之下，不得不如此表態也！

張學良數年前，曾對台北一家報紙提到民國二十五年，在南京接受軍法審判時云：因為李烈鈞為其父執輩，所以對他關懷備至，在審問時始終和顏悅色、溫言撫慰，一再賜坐，長者風度，使其永生難忘。

## 兩位老弟分庭對抗

張作霖共有八個兒子，嚴格說起來八個兒子都不錯，不過張學良承張作霖餘蔭最多，年二十多歲時，已統軍數十餘萬，威震華北而最爲出色。筆者所認識的張學銘，乃標準公子哥兒一個，但生性忠厚，雖無煊赫之聲名，却享盡清福。其中張學思，在張作霖兒子中，乃是除張學良之外，最爲出色的一個。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間，筆者隨五十二軍進入瀋陽時，張學思却正以中共遼寧省長及東北人民解放軍遼寧軍區司令員資格，退出瀋陽，向遼陽、本溪湖等地退却。當然，那時的張學思並無真正實力，林彪不過奉毛澤東命利用張學思是張大帥兒子的招牌來號召東北民衆而已。因此，國軍東北最高統帥杜聿明，也奉南京政府的命令，把隱居天津租界的張學銘請出來，發表爲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部中將總參議職務，使這兩兄弟遙遙對抗！

所以在國軍出關與共軍作戰的那三年期間，張學銘與張學思這弟兄倆個，都成了國共兩軍爭取東北民衆的兩張招牌，在白山黑水大地充份顯示出政治把戲之幼稚與無奈。那個時期張大帥已逝世近廿年，張少帥被日本趕出東北亦已十四年。以筆者個人膚淺看法，這兩個人似乎都起不了什麼大的作用，而國軍手中有一張王牌但沒有用，這張王牌就是張少帥張學良本人。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四日，時國軍進駐瀋陽才十餘日，一切秩序尙待恢復，筆者乘馬車赴北大

營巡視；馬車伏在途中詢問說，日本投降了，東北來了許多八路尙待光復，蔣委員長怎麼不叫張學良來當東北行營主任，却叫熊式輝呢？馬車伏並說，他在韓麟春部下當過排長，俺們這些老奉軍都盼望張少帥能回東北來，在張少帥領導下，俺們可以拚命去消滅八路軍的。

## 字裏行間一片悲壯

張學良失去自由之初，他可能認爲軟禁只是一種暫時的懲罰措施，當全國軍民展開對日抗戰時，政府或者需要他出來領導東北軍對日抗戰。我們從民國二十六年，張學良致于學忠函中，已充份看出張學良準備在抗日戰爭時，領導東北軍抵抗日軍侵略而一展身手！

民國二十六年年初，中日戰爭未爆發前，張學良係被軟禁在蔣中正委員長家鄉溪口的雪竇寺；在西北地區的東北軍，由甘肅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在西安主持全局。這時南京政府下達命令將全部東北軍調出西北，移駐江蘇北部與安徽省一帶，張學良聞訊，立即致函于學忠並轉所有東北軍全體將士，勉力撐危局，大力維護此東北三十萬父老所寄托的一點武裝。張學良在此函中語意之間頗爲悲壯，並云有良一口氣在，爲國家之利益，爲東北之利益，如有可盡力之處，決不自棄等，其意指在此時彼或可復出也！致于學忠信全文如下：

孝侯兄（于學忠字）大鑒：柱國兄來談，悉兄苦心孤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仁等爲此事受累尤以鼎方諸兄之遭殃（按指第六十

七軍軍長王以哲，字鼎方；及西北剿匪總部交通處長兼西安電信局長蔣斌，參謀處長徐方等，于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日，遭東北少壯派軍人孫銘九等刺殺，一般稱之爲「二二事變」）真叫弟不知如何說起，淚不知從何處流。目下狀況要兄與諸同人，大力維護此東北三十萬父老所寄托此一點武裝。吾等必須將吾們的血及此一點武裝，貢獻於東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濟和衷，仍本從來維護大局擁護領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戰場上，顯我身手，盼兄將此函轉示各軍師旅團長，東北軍一切弟已囑託與兄，中央已命與兄，大家必須對兄如對弟一樣。弟同委座皆深知兄勝任，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東北軍光榮，以期貢獻于國家及東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氣在，爲國家之利益，爲東北之利益，如有可盡力之處，決不自棄。弟在此處，讀書思過，諸甚安謐，乞釋遠念，西望雲天，不勝依依，開源（繆徵流）、憲章（董英斌）、靜山（吳克仁）、芳波（劉多荃）同此，並請轉各幹部爲禱，此頌近安弟張學良手啓，二月二十七日於溪口雪竇山。

## 準備抗日一展身手

從張學良致于學忠函中，充份顯露出張學良認爲對日戰爭啓幕之後，必可獲釋俾在抗日戰場上，一顯東北軍身手的信念。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事變發生，全國展開對日戰爭後，聞張學良曾向當局請纓赴前線殺敵，但未獲許可。民國三十年日軍奇襲夏威夷珍珍珠灣，太平洋戰爭展開

後，日軍一度自認獲致勝利，但不久即在中途島海戰、珊瑚島海戰、吉爾伯特羣島海戰與馬加撒海戰中，日本海軍被擊得體無完膚，我國抗戰勝利已篤定無疑。這時張學良寄望抗戰勝利後政府必能大赦天下，那時他或可獲得自由。但是勝利後，共黨在華北地區獲得很大優勢，在山西西南部臨汾及運城戰役中獲得重大勝利後，復在河南西北部邯鄲戰役中，一舉殲滅十一戰區主力部隊，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四十軍長馬法五被俘，六十七軍軍長高樹勛投降，對國民政府投下不祥的陰影。在這種情形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必然會想起當年偏促陝北不足十萬的共產黨部隊，祇因張學良的西安事變，使共黨死裏逃生，不但南京政府統一大業功敗於垂成，復演變成今日的江河日下的局面，對始作俑的張學良當然不會釋放了。

### 飄洋過海蟄居竹山

也有一些愛護張學良的人，寄望羈押十年期滿時獲得釋放；因為李烈鈞的軍事法庭判張學良十年有期徒刑，而獲蔣中正請求特赦，但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因此一般人認為，張學良本刑十年，獲特赦後的管束也應該是十年，但是就在十年刑期屆滿之際，因國內剿共戰爭頻頻失利，却把張學良飄洋過海送到台灣來，繼續限制其自由行動，這時的張學良大概已對自由的希望開始幻滅！

一般人認為張學良最危險時刻是在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撤退來台，大陸整個淪陷之時。因為張學良的西安事變確實使中國共產黨起死回生，

因為在民國廿五年十二月以前，因處陝北共軍僅剩約十萬餘人。毛澤東於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為解決糧荒，率劉子丹等共軍主力，渡黃河至山西南部搶糧。渡河之後，共軍連連得勝，山西省部隊無法攔阻，乃急電中央政府求援；關麟徵奉蔣中正命進入山西，首先瓦解共軍奇襲，繼而隔斷獲大勝，林彪部隊全部殲滅，林本人僅以身免。關麟徵在追擊戰中，又將劉子丹擊斃，毛澤東乃率殘部退回陝北，經此次失敗共軍陷於危殆局面，嗣西安事變發生，共軍乃得脫去困境，並在抗日戰爭中在淪陷區發展實力，奠定其吞沒大陸基礎。

基於以上認識，政府播遷來台後，追源溯始認定中國大陸之淪陷，實由西安事變演變之結果。同時，楊虎城在重慶被制裁，與陳儀在台北槍決，李玉堂處死。因此部份人士在民國三十八年那段時間，頗為張學良擔憂。但蔣中正始終不忘張學良民國十七年易幟歸順中央促成統一之功，以及在閩馮反叛中央中原大戰緊要關頭，出兵華北之舉，對國家之貢獻，因此對張學良並未採取嚴厲手段，並逐漸放鬆對張學良之限制，繼而准其離開新竹遷到台北地區定居。

### 東北行營何以無份

民國三十五年間，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至東北巡視，當時尚未晉升樞機主教的于斌總主教，亦回到瀋陽與東北人仕舉行了一次懇談。那些東北人士認為張學良羈押多年，現在抗戰勝利，理應派張學良出任東北行營主任，現在却由與東北

毫無淵源的熊式輝，出任此東北地區最高軍政長官。

他們認為如張學良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必可凝聚東北一切力量，使林彪無發展實力之機會；同時並認為張學思有遼南力量必可轉而支持政府，比用張學銘這張招牌有力得多。于斌除了對張學良尚難獲自由表示了他的同情態度外，並婉轉表達了對付共產黨不像大家想的那麼簡單。于斌說，閻錫山統治山西三十餘年，抗戰時期始終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據守山西西部一帶山區，抗戰勝利後，還不是一樣只確保着以太原為中心的幾個據點，始終沒法把局面打開。張學良到了東北，也不會有什麼立竿見影的影響！尤其到東北的部隊一色是中央嫡系部隊，就是張學良現在返回東北，也不能發揮多大力量，目前東北國軍所處情形，還是遠較其他地區為優越。

不過，有識見的歷史學者，咸認一個朝代興起，其權力當然集中在一人手裏，得了政權以後，就應分權力到地方，這樣比較能享國長久。中國歷史上最長久的周朝，即係其封建制度地方勢力互相制衡，才得享國八百餘年；否則在周朝諸弱之後，如沒有齊、晉等強有力的諸侯，說不定在春秋年代之初即被崛起南方的楚蠻所吞沒。其他如東漢因十常侍宦官之亂，國勢衰退，黃巾賊乘勢而起，東漢中央政府無力平亂；最後係由曹操、劉備、袁紹、皇甫嵩、公孫瓚等地方人物崛起才把黃巾消滅。清朝入主華夏後，八旗子弟兵即逐漸腐化，迨太平天國洪秀全興起後，清廷無力對抗，而由曾國藩湘軍與李鴻章淮軍始加以消滅

因此，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又經過八年抗戰，中央軍銳氣消磨殆盡；因此，抗戰勝利後在戡亂時期，對付共產黨叛亂顯然感到疲憊無力。山西閻錫山部隊在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初，意外地在臨汾與運城兩戰役中，被劉伯承部隊所消滅，聞主要原因為彈盡糧絕，而非戰之罪。嗣後閻錫山派趙承綏率太原守軍十餘萬人，南下榆次、太谷等地搶糧而又中共黨計入口袋陣地中全軍盡墨。雖然如此，閻錫山的山西部隊仍能據守太原至民國三十八年，為大陸最後淪陷的城市。倘當年中央政府儘量利用地方人仕，則戡亂局勢絕不會失敗到如此地步。

(1) 任用張學良為東北行營主任——以尙存東北軍為主力，大量收編偽滿部隊，付以對付林彪共黨部隊全權。估計可編偽軍及地方武力三十萬人以上，因為當年調駐北平的偽滿軍即有四個軍十二萬餘人。熊式輝要求收編，蔣中正委員長批准發槍械十萬支，但軍政部只撥三萬支，却向上報告已發七萬支，並反對繼續收編，且拒發經費。如張學良獲派為東北行營主任，據聞張與當時軍政部長陳誠過去有良好關係，必能得超過熊式輝的全力支援，首先收編在北平戍守的十二萬偽滿軍隊，然後率四十九軍、五十一軍、五十三軍等老東北軍進軍東北，必可得到東北境內偽軍及鐵起地方部隊擁護。如此，將使林彪無由收編偽軍，地方部隊多為奉軍舊部更不會歸附共軍；同時中央政府美式裝備的新一軍、新六軍以及五十二軍、七十一軍、九十三軍、二〇七師、九十二軍等

精銳部隊自然不會遠戍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大地。這批在抗戰中壯大並且是中央軍中碩果僅存的士氣旺盛的卅萬機械化部隊，在其他戰場上必能發揮其作戰能力，無懼於冰天雪地的東北奇寒了。

(2) 任傅作義為華北地區最高軍政長官——抗戰甫告勝利，中共即在各地發動攻勢，其中以在綏遠戰區最為激烈。首先共軍賀龍等部隊，以近廿萬大軍，圍攻綏西重鎮包頭，被傅作義澈底擊敗，繼而又在歸綏保衛戰中再度重創共軍，復在大同攻防戰中三度獲得大捷，導致民國卅五年張家口攻略戰中，轟傳遐邇的國軍重大勝利。倘南京政府當局，在此刻即行重用傅作義，而非在民國卅七年局面皆非時才發表傅作義為華北總司令，那麼華北局勢縱在其他戰場失利時，仍可一柱擎天，維持華北地區的穩定，共軍南下攻略首都南京之舉，仍有後顧之憂，無法成功也！

(3) 華中戰場起用關麟徵——衆所週知關麟徵是蔣中正委員長麾下第一勇將，曾有百戰百勝美譽。關麟徵領軍作戰，最擅臨機應變，而每能敗中取勝，為遊擊戰之冠星。在抗日戰中台兒莊外圍的微山湖之戰，以及三次長沙大捷，關麟徵皆為實戰主將。在與共黨作戰中，關麟徵以晉南擊退毛澤東、擊斃劉子丹之戰最為膾炙人口。倘由關麟徵在抗戰勝利時，即行主持蘇北、魯南、豫東的華中戰場，由關麟徵與共黨最負盛名刁鑽靈活的劉伯承對壘。關麟徵雖不一定能輕易獲勝，但也絕不會一敗塗地，尤其在魯南掃蕩戰中，也不致於耗盡中央軍精銳部隊，同時也絕不會在徐州作戰中全軍盡墨的悲慘命運。反過來說，國人

均看到中央政府未啓用張學良為失策，但當局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因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使蔣中正企求統一之舉功虧一簣，蔣所準備抗日建設，幾乎為之停擺。像崑山國防線，徐州外圍碉堡工程，淮河沿岸國防設施，河北省南部磁縣與漳河沿河防禦工事，尙未能全部竣工，即行展開抗戰，使這些工程難以充份發揮功能。最重要者，厥惟中共在抗戰中壯大，國民政府在抗戰大獲全勝之餘，却在內戰中全面敗北；檢討國民政府失敗原因雖多，身為最高當局之蔣中正，對西安事變發動者，能無動於衷而繼續重用，實為不可能之事！況張學良與共黨關係究竟如何，亦為當局不得不慎重考慮者也！（未完待續）

### 編輯部不退稿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